



陶琉故事

□ 李艳玲

“五一”节后，我去了趟博山陶琉大观园。兜兜转转，那些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瓷器琉璃，躺在沉寂的年代似乎好久了。走过几个门头，跟老板闲聊，他们有着无限感慨。店里的产品，他们视若珍宝，随便指着其中哪一件，哪年哪月如何保存到现在，都如数家珍。看着眼前这些我们引以为傲的，出自博山工匠巧手的产品，有些感动。它们似乎沉睡了多年，如今拨云见日。

看着老板们忙碌而又精神抖擞的神情，我发自内心

地替他们高兴。“这是我们老博陶的产品……”“这是当年纯手工制作的，今天已经不再生产了……”老板们热情介绍时，我会骄傲地回复：“我也曾经是个博陶人，最后一期就业进厂的……”老板脸上立刻有了老朋友相识的惊喜神色：“是吗？你看这个钟表，你还记得吗？”“你看那个花瓶，估计你都不记得了。”他们中许多曾是陶琉厂下岗的老工人，每一张面孔我都仔细打量，生怕岁月的磨砺让我认不出。

想起刚就业时进厂的画面，熟悉的陶瓷味道就扑面而来。

硕大的厂房，一垛一垛的陶瓷，朴实的面庞，勤劳的人们……当时的我，并不喜欢这项工作，机械地重复，单调地流水，每天都想逃离。此后的职业都是与客户打交道，殊不知人性多么复杂，陶瓷行业却是如此淳朴。每项工作都有高尚之处，在于你对眼前的认知。那年我刚走出校园，仍是懵懂，不想就此停留在每天的“叮叮当当”中。假若回到当年？人生没法假设，不能假设……

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给了陶琉人满满的自信。惊喜之余，陶琉人是否应该反思，该

有更年轻的血液带领它行进，给它新的出路。让陶琉文化得以传承，才不负前辈们的智慧结晶。“陶瓷窑、琉璃火，点燃创业大气派。孝妇河啊水清清，多少故事传到今。一方水土一方人，故乡博山是我的根……”陶琉的故事源源不断，愿它世世代代，生生不息！

就要下班关门了，那些花花绿绿的可爱小玩意我还没看够，有家店老板收拾摊位要打烩，见我们走近，仍约我们进店看看，依然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解。

淄博，真暖！

悲伤五月天

□ 杨朝竹

卧床6年的刘嫂去世，享年73岁。得知刘嫂去世的消息，我的脑海瞬间闪现1985年春的某一个星期天中午。

那时，我在洛阳武警某部服役，所在的政治处宣传股在司令部大楼一楼东侧。一个周五的下午，一位皮肤黧黑的中年男子敲开了我的房门，操着不地道的豫西普通话问我：“是山东的？”我点头，继而又问：“是沂源的？”我又点头。我十分紧张，心想自己从基层中队才调来，在洛阳既没有朋友，也没有惹事，人家咋知道得如此详细？看我的表情，来人说自己姓刘，老家也是山东沂源的，部队转业在洛阳市外贸局工作，得知这里有山东老乡，才一路打听着来的。我

俩交流了许久，并答应下周末中午到他家“认认门”的邀约。

继而回想起第一次去老刘家所享受的待遇。那天，老刘来把我带到市郊，一个空旷的大院里有座小楼，在一楼院中，老刘家属正烙着单饼，此时已烙了厚厚的一摞。见我到来笑脸相迎，引入客厅让座，家具简单却收拾得十分干净。她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向茶壶里注水，瞬间茉莉花茶的香气在客厅里弥漫开来。其间，老刘家的一双儿女从房间里出来向我问好，没有一点陌生感。

记得那天桌子上有牛肉炖土豆、水饺等，许多菜我已记不起名字来，但小饼卷牛肉辣椒酱的美味却一直鲜活在我的记忆里。那是我自小到

大第一次享受客人之礼，第一次品用如此丰盛的佳肴……

那天，拉闲呱才知道，刘嫂姓赵，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沂源农村随军到洛阳。一家人除老刘说话洋气点外，其他人和我一样，一口浓郁的山东腔，但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却倍感亲切。刘嫂的女儿端着碗到客厅听我们拉呱，我看到她碗里竟是在老家常喝的棒槌面糊糊。可能看出我的心思，刘嫂便说一家人都好这一口。

这一说，我一下想起在沂蒙山的老家，谁家下了水饺舍得倒掉水饺汤呢？谁家不是用水饺汤下棒槌面糊糊呢。刘嫂成了城里人，还保持着老家的习俗，一下让我对她心生敬意。

从此，每到周末，我大都

去老家吃中午饭。刘嫂心灵手巧，方方面面做得风风光光。刘嫂得知我从事宣传报道工作，连消息也不会写后，就让老刘去楼上找在报社的邻居协商，让我跟着去学习。三个多月的记者站实习，我在新闻写作方面有了大的进步。那段时间所学知识，让我受益终生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在我退伍离开洛阳的那个寒夜，老刘一家在洛阳东火车站为我送行，从甘肃到青岛的火车进站时已是深夜，呼啸的西北风夹杂着雪花令人生畏，大家原地跺着脚，搓着手，以此驱赶寒意。当火车驶出站台，回头看老刘一家人依然站在那里，成为我人生中最温暖的记忆。

无限唏嘘，在初夏的五月。

山楂树

□ 张修东

这天，在母亲盛放小食品的篮筐里，我又发现了几摞山楂片。我知道，这是奶奶的最爱。

那时，每逢五里之外的镇驻地有集市，奶奶便嘱咐母亲买山楂。山楂属于秋果，没上市时集上很少有人售卖。有一次，母亲寻遍摊点也不见山楂的影子，只好去供销社买回山楂片。每次母亲去赶集，也总是先看看奶奶的篮筐，山楂不多了或者没有了，便马上买

回家。奶奶的脊背越来越弯，脚步越来越蹒跚，牙齿也逐渐松动脱落，但对山楂的喜爱却一直不减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参加工作不久，去了一次矿区附近的姥姥家，远远就看到一棵树上开着密密匝匝的白色花朵，姥爷告诉我，这就是山楂树。待到果实成熟，姥爷将山楂切片、晾干，泡水喝，说能开胃，帮助消化。

对我来说，山楂，不仅是难忘的秋果美味，更深藏着一

份对奶奶的思念。庆幸的是，思念的种子在心底发芽，终究会找到寄托。

单位的院子里，也有两棵山楂树。山楂成熟的季节，我喜欢每天在树下站一会儿，仰视那些叫人欣喜的红果，一股酸溜溜的感觉刺激着味蕾，让人欢喜。

最近翻看《草木情缘》，方知2000多年前《尔雅》中对山楂即有记录，名为“杕”。

一个春日，我发现楼下有棵白花正盛的小树，正是

我心仪的山楂树。几瓣纯洁的花冠叶片，托举层次清晰的花萼；亭亭玉立的花柱，支撑起微黄的柱头。山楂花有的已经肆意开放，有的含苞待放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春雨的抚摸加速了山楂花的开放。花柄结实，花托健壮，花萼底部泛着红，越来越像山楂果的样子。打那，我便天天打卡记录它的生长轨迹。因为陪伴，所以快乐，乐趣尽在观望一棵山楂树从开花到结果的成长之路。

关于诗和远方

□ 卞奎

一
诗和远方——
风靡世间的一个话题
其实 诗和身旁
也有许多异趣

一杯清茶
一卷好书
一方古筝
一曲心歌

难道不也是
诗意满满

若逢上落雨的日子
三两知己
把盏叙谈
兴致极高处看——
红了樱桃
绿了芭蕉
身边的诗情
点燃了

二
当然 真正的诗和远方
的确教人难以忘怀
孩童时 穿越几百里
从岛城到泉城
换了新天地
岛城有大海之歌
泉城有湖泉之歌

那天和玩伴在湖畔
突遇阵雨
玩伴给我摘来荷叶
权当雨伞 挠人心扉

年轻时
去了大西北
也是诗情翻卷
在九曲黄河的上游
在西去列车的窗口
大漠浩瀚
长河落日

改革开放了
远去英伦访学
那迷蒙的雾都
那海德公园
那美丽的纯得河
还有苏格兰风笛
笛音袅袅
会有段段忧伤
那该是
远方和诗啊

三
虚拟中的远方
虚拟中的身旁
恍惚间
亦都可交互诗意

春风将你送过
玉门关
远望银盘的雪峰
轻抚金色的胡杨柳

你可能隔岸观火
那火好似殷红的早霞
你有幸涉水看岛
那翡翠的岛上
透过盛开的三角梅
会有斑驳人影

兀的 你又会听到
身旁的鹤鸟
喳喳的鸣叫
那是报春的歌谣

你的想象在舞动
歌声涨潮了
你将远方和身旁
串连一起
闪烁着诗的珍珠